

炽热问题
权威专家
新颖视角

全球扫描

★ ★ ★ ★ ★
2006

QUANQIU SAOMIAO-2006

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著

2006版战略评估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6版战略评估

全球扫描—2006

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扫描—2006: 2006 版战略评估/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80237 - 035 - 7

I. 全… II. 战… III. 国防形势—研究—2006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695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826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 1000 × 1400 毫米 B5
印张: 8.75
字数: 237 千字

版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1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035 - 7

定价: 25.00 元

责任编辑：张晓明

封面设计：曹庆霞

主 编：寿晚松

副 主 编：薛 翔 鲍 斌

编审组成员：王新俊 熊玉祥

王桂芳

序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中将 葛东升

我们处于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交相激荡，推动着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演进。这种划时代的大变革，正促使人类的发展呈现出崭新的前景，也必将塑造新的国际社会结构、国际交往模式和国际战略格局。如何在气象万千、奔腾不息的时代潮流中把握趋势、找准方向，如何在波谲云诡、风雷激荡的国际角逐中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在历史发展关键时期，战略评估实乃国之大事！

何谓战略评估？如果把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看作一条环环相扣的链路，则战略评估处于这个链路的开端，是战略决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为战略决策提供素材和基本依据。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① 战略评估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战略思维过程。没有对战略信息的充分占有和理性思考，就不可能得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正确的战略判断结论，也就无从实现正确的战略决策。

战略评估就是要审时度势，知彼知己

审时度势，就是要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中抓住历史的主线，看准时代前进的方向，把握时代赋予的条件，特别是要善于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中把握国际格局的走向。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古人讲智者因时而动，也是同样的意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认清时代发展的主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充分借用时代发展的助力，适时转换战略重心，合理配置战略资源和力量，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也赢得发展。国际格局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相对稳定，但当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周期，它就会产生新旧交替的革命性变化。我们党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注重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判断国际格局的发展，进而实施相应的战略调整。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美力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双方又存在抵制苏联的共同战略需求。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果断做出联美抗苏、三角制衡的决策，从而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极大地改善了国家安全战略态势。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判断“大仗几年打不起来”，“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紧张”^①。到1985年，他更是明确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1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真正带有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判断，中国才得以实现历史性的战略转变，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对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积极树立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进入新世纪，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21 世纪头 20 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既要充分利用多极化趋势所蕴涵的战略机遇和战略回旋空间，也要妥善处理与美国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国际阻力。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虽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对时代主题的清醒认识，使中国能够主动融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时代潮流，对内以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对外以和平发展促进和谐世界。

知彼知己，就是要善于在审视自身的同时审视现实或潜在的战略对手，在二者的互动比较中寻求制定因应之策的客观依据。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思维，战略思维活动需要围绕自身与对手全部因素的相互关系而展开。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① 战场上的较量如此，国际舞台上的竞争也同样如此。知什么？除了要准确了解彼己双方的战略意图、综合国力、政情社情、民族习性、地缘态势等基本因素

^① 《孙子兵法·谋攻篇》。

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清楚己之强点和弱点、彼之强点和弱点。只有知晓彼己双方的强弱所在，才可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真正管用的战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境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就是一个立足于知彼知己的杰作。他从分析中日两国的条件出发，认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超过中国，但又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且因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而在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不如对手，但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且因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基于中日强弱对比的总体判断，毛泽东批判了“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莽”的亡国论和“看敌人如草莽、看自己如神物”的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主张通过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造成敌我强弱优劣形势的战略转换，以实现最后的胜利。

战略评估必须要立足自身，关照全局

立足自身，就是说观察、分析、判断战略态势必须从本国的视野、立场和利益出发。鲁迅说，不同的人从《红楼梦》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同样，国际社会中的同一事件，在不同国家的战略价值坐标体系中，其性质和权重也会有所区别，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边缘化国家而言，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他人之是为是，以他人之非为非，必然造成战略分析和判断丧失自我，从而导致偏离自身的战略



取向，违背自身的战略利益。中国是一个有分量的大国，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评判国际事态。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进一步彰显战略评估的中国属性、中国视野和中国气魄。一是坚持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认知理论体系来进行国际战略评估。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垄断着国际战略评估的话语权，而我们自己一些人也往往陷入“言必称希腊”的窠臼。我们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和谐论的理念出发看待世界的发展趋势，从和平、发展、合作的高度判断国际行为的利与害，有助于我们提高软实力，有利于我们树立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良好国际形象。二是坚持以国家利益作为战略评估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讳言利益。任何国家的战略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就决定了战略评估也要从事态本身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出发进行权衡。国家利益可区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我们应根据相关利益的性质和大小，制定不同的策略，配置不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

关照全局，就是说必须着眼整体、重点和关键，用宏观、全面、联系和发展的方法，观察、分析问题。战略筹划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全局性、根本性和枢纽性问题，战略评估不能舍大求小、舍高就低、舍本逐末，而要坚持从全局看局部、从整体看个别、从系统看部分，着重考虑局部对全局、个别对整体、部分对系统所具有的价值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识大体、明大势、顾大局。我们讲关照全局，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中国与世界

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关联性、互动性空前增强。我们既要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也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国内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做到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二是坚持从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国家利益全局，是我们一切战略经营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如果不能从政治上观察和思考问题，脑子里少了国家利益全局这根弦，迟早是要吃大亏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战略素养和大局观念，自觉从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高度，来分析判断形势、思考筹划战略。

战略评估需要把握现实，放眼未来

把握现实，就是说战略评估要立足于现实的战略环境，着眼于解决现实的战略问题，服务于现实的战略目标。战略必须来源于实际，切合于实际，进而才能应用于实际。此时此地的战略移用于彼时彼地，就可能产生时空错乱，贻害无穷。战略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规定着战略评估的现实性。如何保证战略评估的现实性？首先要明确具体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根据战略需求和目标去确定评估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国家的基本战略需求是依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环境而转变的。譬如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偏重于生存安全，战略评估的重点是大规模战争威胁，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内主要关注的是发展安全，战略评估的重点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明察慎断。不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现实，不因



一己之见拒斥多种可能，不可执著于一点而不知时势变化，更不能为迎合某种战略倾向而刻意枉顾事实、剪裁事实。历史证明，不能从实际情势所展现出的可能性、必然性中得出准确的战略判断，要么会造成战略危险，要么会丧失战略机遇。第二次大战初期，多种情况显示希特勒即将发动对苏联的突袭，但斯大林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没有足够重视，对脆弱的和平仍抱有侥幸与奢望，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全局被动。20世纪70年代，我们对大规模战争威胁判断过头，对和平与稳定的趋势估计不足，结果造成国家重心和资源不能及时转移于经济建设，错过了一次与周边国家同步发展的机遇。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引以为戒。

放眼未来，就是说战略评估要具有前瞻性，能从现实可能中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的战略设计，必须为明天而着想。孙子讲：“故明君贤相，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① 孔子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知和远虑，实为战略评估的基本指向和要求。毛泽东就曾经准确地预见到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以之成功地指导抗战实践。战略预测是一种高难度的思维活动，既不能脱离实际，又必须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它所遵循的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历史的方法。未来的可能性蕴涵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一位西方学者说得好：“假使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则对于今后应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会根本无

^① 《孙子·用间篇》。



从考虑。”^① 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规定性，把眼前的问题放在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架构内加以思考，就不仅可以看清其“来龙”，还可以审知其“去脉”。二是综合的方法。未来的趋势总是现实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② 只要我们能够准确把握现实的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掌握它们的发展动态及相互关系，就可以从中发现未来的走向。

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战略评估的常态化、机制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通则，许多国家都会定期出台自己的战略评估报告，以使战略决策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在2000年首度推出中国军方的战略评估，以后每两年更新一次。应该讲，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第四本战略评估，与前三本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创新。它既有全球形势的综述，也有地区热点的透视，还有相关权威专家就重大问题的访谈，充分体现了战略评估的广度与深度、针对性与时效性，做到了中国关注与天下情怀的有机统一。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持之以恒，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序。

① 钮先钟著：《战略研究》，第1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6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综 述

2005~2006年的国际战略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但和平的大背景下蕴含激烈复杂的竞争,发展的过程中潜藏着各种新的危机。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日等国加强战略调整并推出一些新的战略手段,使国际战略形势与各种战略力量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美国力保世界霸主地位,强化“全球部署与打击”能力

美国开始实施由“9·11”事件后的“反恐为主”向为兼顾对其他大国潜在威胁的防范遏制转变。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特别是亚太地区军事力量部署的大规模调整,就是为了适应其全球战略重点变化的新要求,突出对新兴大国的威慑性部署。美国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联盟体系为依托,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渗透为手段,竭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

美国将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概括为四种:传统挑战、非常规挑战、灾难性挑战、破坏性挑战。其中,“传统挑战”是指有关大国运用传统的军事力量和传统的军事方式,威胁美国的安全。据此,美国提出保护国土安全、预防冲突和突然袭击、战胜敌人的“保护—预防—战胜”军事战略;全球军事力量的布局重点从欧洲转到亚太,日本和关岛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投送中心”,沿朝鲜半岛、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中亚和中东弧形地带设立新的基地与设施网;驻欧兵力部署的重点从“老欧洲”转向“新欧洲”,加强美国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建立起从波罗的海经黑海到南高加索的战略防御地带,使其成为北约向欧亚大陆纵深挺进的军事前沿和向中东和中亚出击的跳板;塑造前沿态势,增加前沿战略预储装备,加强快速投

送能力和支援能力。反恐战争为美国在中亚开辟新军事基地，加强对南亚地区的军事渗透，以及军事上重返东南亚提供了机会。

在政治上，美国用“两手策略”对付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与俄合作与协调的同时，时时防范，处处牵制，特别是从地缘战略上不断围堵俄罗斯。美国加大对印度、蒙古的拉拢力度，既是为了利用印度、蒙古遏制中国的崛起，也是为了削弱印、蒙两国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

在军事上，美国一方面调整其全球军事部署，以防范潜在的大国威胁。防范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应对与这些大国相关的军事冲突，是美国重组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基本考虑。另一方面，在大规模调整常规军事力量的同时，调整、充实其核武库，以强化与其他核大国的力量差距，巩固其超级核大国地位。淘汰一些老旧核装备，对现有核武器实施大规模升级改造，并研发新型核武器系统；确立“先发制人”的核作战方针，修改核作战条令、完善核作战计划，降低核作战行动门槛，提高核威慑能力与核打击能力。

在外交上，美国深化与北约、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同盟关系，使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两大联盟体系由东西两翼辐射欧亚大陆，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同时，美国发展与新盟友的各种安全与军事关系，构建平时的安全合作网络，奠定危机时组成“志愿联盟”的基础。在对华关系上，美国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潜在大国对手。随着“9·11”事件影响的平息，美对华关系中的反恐因素效用降低，主张遏制中国的保守势力回潮，“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再度反弹。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系统阐述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新看法，把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佐利克的讲话并非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变，只是表现出更务实的态度。美国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既合作又防范的两手政策将会同时得到强化。

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会受到更大挑



战，但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有力的抵制。中美作为迅速发展的大国和实力超强的国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面上将继续保持合作与竞争并存、互动与摩擦同在的关系。

二、西方势力加速推进“和平演变”，策动“颜色革命”风暴

继 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巨变之后，美国等西方势力为彻底消除苏联影响、进一步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向独联体国家推行假民主之名的“颜色革命”，即利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独联体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培植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和亲西方力量，向当事国政府施压，促成当事国政局的更替。这是美国等西方势力加速推广其价值观、加紧推进其全球战略和争夺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战略步骤。近年来，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 年）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2005 年）相继得手，上述独联体国家在政治上纷纷“脱俄入美”。

颜色革命发生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相继打响“反颜色革命”战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国内局势，防止国内反对派闹事，并利用独联体组织机构的相关协议，有效抵御了“颜色革命”造成的冲击。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组织实施了武力对抗“颜色革命”的联合演习，显示了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军事手段应对“颜色革命”的决心和措施。

这场“颜色革命”直接冲击了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客观上具有美国分化上海合作组织、弱化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作用，是对中、俄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遏制。这场“颜色革命”，还直接威胁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战略格局继续演进，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艰难发展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集团，在完成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内部整合之后，必将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一极的作用。俄罗斯利用其传统的军事实力、外交实力和能源优势正在重



振大国地位。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要求，反映出经济大国必然向政治大国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大程度上参与管理国际事务的趋势。各种战略力量的不断发展，必将催生新的政治要求与权力要求，产生新的力量中心，并推动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

虽然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清除了阿富汗塔立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并非处处得手。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困难重重，虐待丑闻和滥杀平民的暴行不断，“布什主义”受挫，单边主义碰壁，作为美外交战略和安全战略理论基础的“新保守主义”受阻，迫使美国的霸权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转而寻求国际合作并依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的强大并不足以使它为所欲为，违背国际社会公众意愿的行为，终将受到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制约，而这些力量还会进一步发展壮大。

世界各种战略力量的发展，标志性地体现在 2005 年联合国改革问题上。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绝非单纯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的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包括大国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以及地区之间的权力分配。这里面既有传统的地缘政治较量，还有大国博弈。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改革进程，仍然面临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权力角逐，同时也预示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及其对国际权力的诉求。

新兴力量所代表的多极化趋势，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是各种国际力量消长、演变的结果，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不以个别国家自身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诚然，称霸与反霸斗争仍是激烈的，多极化进程是渐进的、曲折的，但终将改变国际力量对比。

四、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和平合作引领政治民主化发展方向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长远战略。内部和谐和外部和平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在国际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机遇，中国的经济繁荣为全球经济注入